

幽明對話：

花蓮法華山慈惠堂超渡法會田野記實與分析

釋念慧

(謝明哲)

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 本篇文章承蒙林美容教授提供寶貴的修正意見，並由衷感恩花蓮法華山慈惠堂堂主與師兄姊於筆者田野調查期間所提供的諸多協助和支持。

摘要

花蓮慈惠堂從民國四十年代發跡至今呈顯出相當蓬勃發展的樣態，全臺各地及國外都設有相當多的分堂奉祀瑤池金母，母娘信仰的傳播可謂相當的迅速。位於花蓮的法華山是慈惠堂系統中早期即成立的分堂之一，正式創建於民國五十年，首任堂主羅臥雲已仙逝，現任堂主溫滿妹在法華山為母娘效勞已近五十年。由於溫堂主一向秉持著簡樸清修的原則，並大致遵循創堂時期的活動形式，因此法華山的法會儀式五十年來並無太大的改變，相當具有慈惠堂早期素樸的特色。

農曆七月對於漢民族而言是個特殊的月份，人們認為孤魂野鬼可自由出入陽間，俗稱鬼月。由於畏懼鬼魂作祟的心理因素，因而民間發展了種種禁忌以期預防，同時舉行法會儀式普施濟渡眾多鬼魂，佛教的盂蘭盆節與道教的中元普渡都是這個特殊時節的重要活動。民間習俗中，多半結合了佛道教的兩個節日，一方面超渡祖先亡靈，另一方面普施一切孤魂，法華山慈惠堂在每年農曆七月所舉行的超渡法會也同樣包含這兩方面的祈願。

為期三天的法華山超渡法會包括團拜、接駕、灑淨、安壇、引魂、誦經、陰陽會，並於第三天舉行普渡、送法船與謝壇的儀式。其法會之風格除佛道參雜之外，陰陽會更突顯了法華山原始巫覡的特色。在陰陽會中，乩童扮演了相當重要的中介角色，他出借了身體，讓亡靈得以附身，此時身體成了一個通道，讓幽明兩界有了媒合對話的場所。陰陽兩隔的親人在此時有了情感互動的機緣，久違的惦念尋著了出處與依附，未了的情牽得以再一次處理與放下。此外，在整個法會中，母娘信仰的神聖氛圍形成了一種「神明作主」的庇佑力量，不僅確保乩童在牽亡時的安全，更能超渡亡魂，最終歸向母娘的瑤池淨土。

關鍵詞：慈惠堂、法華山、超渡法會、牽亡魂、陰陽會、母娘信仰。

壹、前言

對華人而言，農曆的七月是個特殊的月份，農曆七月十五日是道教地官¹赦罪的日子，也稱中元節。道教信仰相信若在這一天舉行救贖法會，可以薦拔亡魂，使其超生快樂之地。而在佛教傳入中國後，伴隨著「目連救母」故事的流傳，盂蘭盆法會逐漸受到重視，從唐代開始皇帝就在宮中設立祖先牌位藉著盂蘭盆法會超薦亡魂，祈求冥福²。由於佛道兩教同樣都在七月十五日這天祭祀祖先、普渡孤魂，因此民間的法會常將兩者混合在一起來舉行。

臺灣一般的習俗中，若以超薦拔渡亡魂為主要目的的活動多稱為「超渡」法會，但道教、佛教與其他民間宮廟在儀式活動的名稱、內容及時間上有所差異。而準備眾多祭品糧食，祭祀普施孤魂野鬼的儀式活動通常稱為「普渡」，依儀式規模、時間長短可分為大普、中普與小普，一般而言完成一場普渡儀式通常需要一個下午的時間，而大普則需一個下午加一個晚上才能圓滿整個普渡儀式的流程。

在過去的相關研究中，有關超渡法會的資料甚少，學者關注的焦點多在於普渡的儀式活動。早期如《臺灣風俗誌》之類的書中記錄有臺灣七月的舊慣習俗，而李豐楙（1991）等亦合撰有《雞籠中元祭祭典儀式專輯》。近年出版的《普度文化專刊》更針對普渡的主題收錄了許多相關文章，其中如松本浩一（2008）從歷史文化的脈絡中探討普渡活動的變遷，謝聰輝（2008）、林煜智（2008）詳細記述了道教的普渡科儀的內容與過程。而洪瑩發（2008）、吳蕙芳（2009）等諸多學者則記錄了臺灣不同地區中元祭典的背景和與現況。另有黃進仕（1999）的《臺灣民間「普渡」儀式研究》，以及呂明原（2007）、陳省身（2009）對臺灣當代佛教的「蒙山施食」與「瑜伽焰口施食」

1 三官包括天官、地官、水官，其信仰起源於東漢時期，道經以正月十五為上元，七月十五為中元，十月十五為下元，三官大帝各在三元日檢校人鬼功過善惡，其中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

2 關於道教中元節及佛教盂蘭盆節的源流演變及交互影響，在蕭登福之〈道教中元節對佛教盂蘭盆經及目連傳說的影響〉一文中有詳細的說明，此文收錄於《道教與佛教》頁246-318。

所展開的調查研究。此外，亦有張譽薰（2007）將生死關懷作為論述的角度探討普渡儀式，或有嘗試探討中元祭典之現象象徵與文化意涵者。

筆者因為研一課程的需要而進入花蓮法華山慈惠堂進行田野調查至今已一年多的時間，農曆七月超渡法會、九月秋季禮斗法會、正月的春季禮斗法會，及四月的血盆法會、六月蟠桃會，可以說是法華山在一年之中的五大法會。而在這五個法會裏頭，七月的超渡法會又可謂其中準備時間最久、最盛大也最具有特色的法會活動。

法華山慈惠堂所舉行的超渡法會，與一般常見的超渡法會並不一樣，其最大不同之處在於結合了超渡祖先、普渡亡魂，以及陰陽會三個部份。明白的說，法華山的超渡法會除了一般超薦、普施的傳統法會儀式之外，同時也藉著每年一次超渡亡魂的時節因緣，為有需要的家屬進行牽亡魂³的活動。

整個三天的法會內容不但結合了道教與佛教，並且加進了巫覡的信仰特色，這樣一種宗教揉雜並用的現象非常明顯。根據筆者的田野觀察，雖然法華山慈惠堂歸屬於道教系統，但無極聖殿外廊的紅布條掛的卻是「盂蘭盆法會⁴」；報名單上寫的是「超薦渡魂法會」，功德文牒用的又是佛教文體並清楚寫明「盂蘭盆法會」；此外，超渡法會中所唱念的內容含括佛教與道教兩類的經典儀軌，例如：普渡時所用的是佛教的「甘露施食」⁵，而誦經時則採用較多的道教經典及少量的佛教經典，必須補充說明的是本文所謂的道教經典也包含民國後鸞堂扶乩所降

3 牽亡又稱關亡，即靈媒（巫覡）招亡人之魂，附於其身，與生人對答之術。詳見呂理政著《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頁158；劉還月《臺灣信仰小百科（靈媒卷）》頁182；或陳藝鳳〈從閩南訣術歌看民間召鬼文化〉頁2。

4 盂蘭盆節的原意應是以諸品百味供養僧人，並以此迴向現世父母乃至七世父母之節日與儀式。根據《佛祖統紀》的記載，梁武帝首次根據《佛說盂蘭盆經》的儀式，創設盂蘭盆會，到了宋代，供佛與僧的意義漸減，取而代之以薦亡超度的法事為主角。參考呂明原《臺灣當代蒙山施食儀式研究》頁108。

5 臺灣本土佛教一般以《甘露施食要集》作為小施佛事的主要版本，俗稱為「小甘露」，其內容包括一般晚課的蒙山施食及瑜伽焰口儀軌中的部份儀文，時間大約在一個半小時到二小時之間。參閱呂明原《臺灣當代蒙山施食儀式研究》頁154 - 168。

的神明經書⁶，如「瑤池金母普渡收圓定慧解脫真經」⁷。

法華山的超渡法會由來已久，從創堂之羅瑞火堂主⁸開始至今已近五十年的歷史，其原始目的在於為信眾超薦救拔歷代祖先及累世冤親債主，期盼亡靈來赴道場聽經聞法霑領功德，進而渡往西方瑤池金母淨土。超渡法會通常選在農曆七月十五前的星期五、六、日，一共進行三天。法會場地主要分成兩部分：七真靜坐殿及無極聖殿，七真靜坐殿的活動以誦經為主，而無極聖殿則用來做為法會開始時的團拜、接駕儀式及陰陽會的地點。除此之外，並於法會第三天下午在七真靜坐殿外頭的廣場及齋堂舉行普渡儀式。

由於法華山的超渡法會適逢筆者暑假期間，因此除了法會活動的觀察記錄之外，亦從法會開始前的三星期即參與法會的準備工作及法會結束的善後收拾。筆者根據法會現場的觀察將之紀錄整理成田野報告，期待能較完整的描繪出法華山慈惠堂的超渡法會的現況及特色。且於文章の後半部份嘗試提出個人一些粗淺的想法與簡要的分析，藉此希望對法華山慈惠堂的法會儀式有更深一層的詮釋和理解。

貳、法華山慈惠堂的簡史與現況

法華山慈惠堂座落於花蓮吉安鄉太昌村慈雲路上，背倚中央山脈，山勢如太師椅一般，挑高典雅的廟宇建築上有著大片正黃色的琉璃瓦，在鬱鬱青山的環繞中愈加鮮明出色，廟堂右方有山澗溪水淙淙流過，伴以朵朵白雲斜倚山巔，若立於大殿向外遠眺，花蓮市景及東海岸歷歷在目，概觀其廟堂氣象，清幽雅潔、宏偉開闊兼而有之。

法華山創堂堂主本名羅瑞火，道號臥雲，原為花蓮市之文具商人，民國四十四年於此地開墾種植果樹，本欲作為養老歸隱之處，故名之為

6 「神明經書」的意思是坊間有許多經書善書實乃神明降筆著書立經而成。此觀念由林師美容提出，詳細內容參見氏著〈從民間造經傳統的神明經書來分析神聖性的塑造〉一文。

7 依據《瑤命歸盤》記載，慈惠堂的重要經典《瑤池金母普渡收圓定慧解脫真經》為民國三十九年由臺北樂善堂降著。

8 法華山慈惠分堂創立於民國五十年，創堂堂主名羅瑞火，道號臥雲。

「法華山菩提菓園」。不料因緣際會皈依瑤門，此後每晚到慈惠堂禮拜並訓身，一年之後，長期所患之重症痼疾悉皆減輕，十年後，則身體健壯百病消除。民國五十年時羅堂主受金母指示建草房三間於果園，並於三月十五日迎請母娘金身進座，同年開始舉辦各式法會，平時並為人辦事、扶鸞、收驚、祭解、施藥種種，自此奠定了法華山的修道渡世的傳統。

民國五十八羅堂主仙逝，法華山漸次由草屋至木屋，乃至如今的巍峨廟堂皆在現任溫堂主的手中逐一興建完成，新建的「法華山慈惠堂」建地三二〇坪，係重簷式的傳統建築，正殿名為「無極聖殿」主祀瑤池金母，同祀神明有玉皇大帝、地母元君、太上老君、東華帝君、南極仙翁、北極仙翁、觀音菩薩、釋迦佛祖、地藏菩薩、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天上聖母、中壇元帥、齊天大聖、二郎真君、玄天上帝、福德正神、臨水夫人等。左側殿名之「七真靜坐殿」，主祀瑤池金母，同祀全真七子，殿內備有蒲團坐墊，清靜涼爽，平日專供信眾靜坐存養之用。

民國九十年，依循著母娘渡陰渡陽的指令，法華山於左方再興建一座五層樓的建築，名之為「瑤池陵宮」，其原始目的乃為了讓信徒往生之後仍能回歸母娘的懷抱，但其內部的設施實為多教共容，一樓為接待處，並供奉牌位擺放祭品，主神為瑤池金母；二樓尚裝潢中；三樓為空間較寬敞精緻的特區，主神為地藏王菩薩，並有其他諸佛菩薩圖像環伺整個樓層；五樓專為基督徒設置，有佈道壇及耶穌基督與聖母像；六樓為一般區，佛教、道教及民間信仰皆可通用，使用上最為頻繁，奉祀主神亦為地藏王菩薩。如上所述，法華山慈惠堂的風格多元，不僅瑤池陵宮如此，從法會中所誦讀的經典、結緣區的書籍，甚至禮拜的方式都可發覺儒釋道各教的影響在法華山隨處可見，並且彼此不相妨礙。

法華山的組織運作大致可區分成三類：1、契子女：多數的信徒都是母娘的契子女，來堂參拜或效勞時皆穿著青衣⁹。2、弟子：有些契子女跟隨溫堂主學法，並經過正式拜師，弟子中亦有在外另立分堂者，通常於法華山忙碌時回山支援。3、誦經團：從羅堂主時期法華山即每日

9 青衣為民國四十四年時，母娘降旨裁製的參拜禮服，束袖高領頗有古典風味。

以誦經為早晚課，溫堂主時代因弟子漸多，慢慢跟隨誦經，久之誦經團形成，目前能流利唱誦或執法器者約二、三十人，除了肩負法華山年度固定法會之外，也支援其他分堂的活動，還義務為需要的信眾、契子女服務。4、分堂：若從法華山取得令旗或迎請母娘回去供奉並開堂辦事都可稱之為分堂，從法華山分出之廟堂甚多，如石壁部堂、瑞和金母宮等等，各有其不同的發展，如枝椏般不斷生展開來，脈脈相傳，形成的為數眾多幅員遼闊的慈惠堂分堂體系。

各分堂在母娘的降示後有其不同的使命，如法華山負有渡陽渡陰的雙重任務，但於民國五十四年母娘指派了原本在法華山訓身修道的幾位師兄姊在不遠處開創新分堂，名之為「石壁部堂」，領旨專責渡陰。此後四十年間，石壁部堂即以牽亡的靈驗聞名全臺，法華山雖為其母堂，堂主及其他弟子亦有牽亡魂之能力，但因各堂使命不同，故而僅限於每年陰陽會時才有牽亡魂的活動。

叁、超渡法會壇場佈置

在民國九十七年之前，法華山的超渡法會是在廣場上搭棚子舉行的，但由於花蓮的暑期常有颱風來襲，因此，不論是誦經或牌位的安置從去年開始就改在七真靜坐殿進行。超渡法會中需要花最多時間準備的是法船的製作，以及超渡牌位的報名、製作與安置過程。

在超渡法會中，牌位和法船具有相當關鍵的象徵意義，牌位是亡魂寄居之所在，而法船則將搭載牌位（亡魂）、功德文牒、蓮花等渡往彼岸天界。在法華山牌位與法船幾乎全部手工製造，至少需要提前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而燒給亡靈的紙蓮花和金元寶更是師兄姊平日就努力不輟的成果；最後整個法會的所在地：壇場，則需要二到三天的整理佈置。以下就針對法華山超渡法會中主要象徵物及壇場的準備過程做概要性的介紹描述：

一、法船

法船的製作以竹子為骨架，先搭出一個船的模型，再依骨架糊上牛皮紙，將竹子架構的船艙包覆起來，牛皮紙上先貼滿金紙，再黏上一個個的金紙折成的元寶，直到金元寶舖滿了整艘船的外殼，最後是工匠發揮巧思進行法船的外部裝飾。

法船在超度法會的第一天早晨搬到無極聖殿兩邊的走廊，並於前方放置供桌，有香、花、齋、果供奉。直到第三天下午將所有牌位、疏文等置入船艙後，才恭送法船到另一個場地進行燒化儀式。

二、牌位

今年報名的超渡的人數眾多，接近兩萬號，所有的編號中全部都沒有4這個數字，逢4就跳過，看來一般大眾對於4與死的連結還是有所避諱。七真殿的兩面大牆並不足以放置這萬餘張的牌位，所以在緊鄰七真殿的辦公室剩餘空間增添了許多牌位架，所有空間都被塞得滿滿的，最後牌位架還是不夠用，所以法會期間臨時報名的牌位就一同放在籃子中，無法分開直立式的安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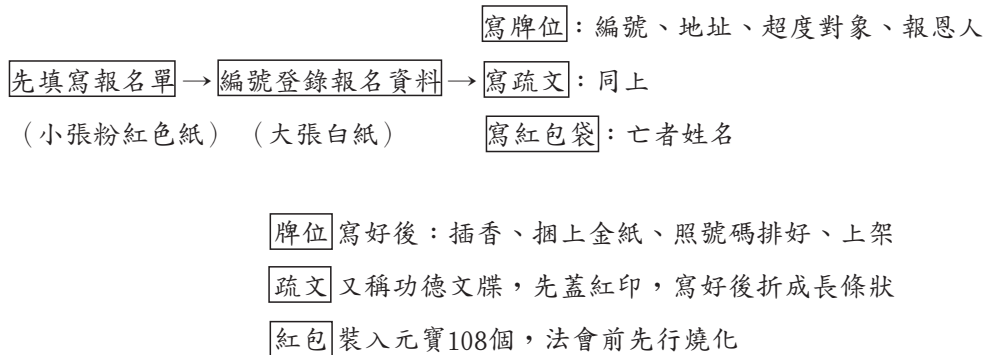
報名的人分佈於臺灣各縣市，由於路途遙遠，因此多半是用傳真的方式。報名單上必須寫明住址、電話、超渡亡魂的姓名、享年、親屬關係。超渡亡魂的項目包括：

- (1) 顯考妣 府歷代祖先
- (2) 顯考 (享年60歲以上的男士)
- (3) 顯妣 (享年60歲以上的女士)
- (4) 故考 (享年60歲以下的男士)
- (5) 故妣 (享年60歲以下的女士)
- (6) 故考 府紅孩兒 (出生死亡的男兒)
- (7) 故妣 府紅孩兒 (出生死亡的女兒)
- (8) 府嬰靈 (流產墮胎之嬰兒)
- (9) 冤親債主
- (10) 其他 (貓靈、狗靈…)

(11) 地靈公婆 (地基主)

除了以上常見的11種超渡對象外，信眾也可以自行填寫其他想要超渡的亡靈，如近親債主或雞靈、鴨靈等等，有些虔誠的信眾則會尋求母娘的指示（擲杯）以決定要超渡的對象和數量。

收到報名單後，工作人員會將相關資料登錄起來並加以編號，接著書寫牌位、疏文、紅包袋。將黃色的牌位紙書寫好後，必須用兩枝香撐開牌位的紙套子，再用金紙，前五張、後五張的夾住牌位底部和香腳，一個牌位才算製作完成。其製作流程大致如下：



關於牌位的報名與製作，一個月來不曾停歇，累積至法會的前三天，開始在七真靜坐殿及辦公室搭置牌位架，已經製作好的眾多牌位終於照編號次序上架安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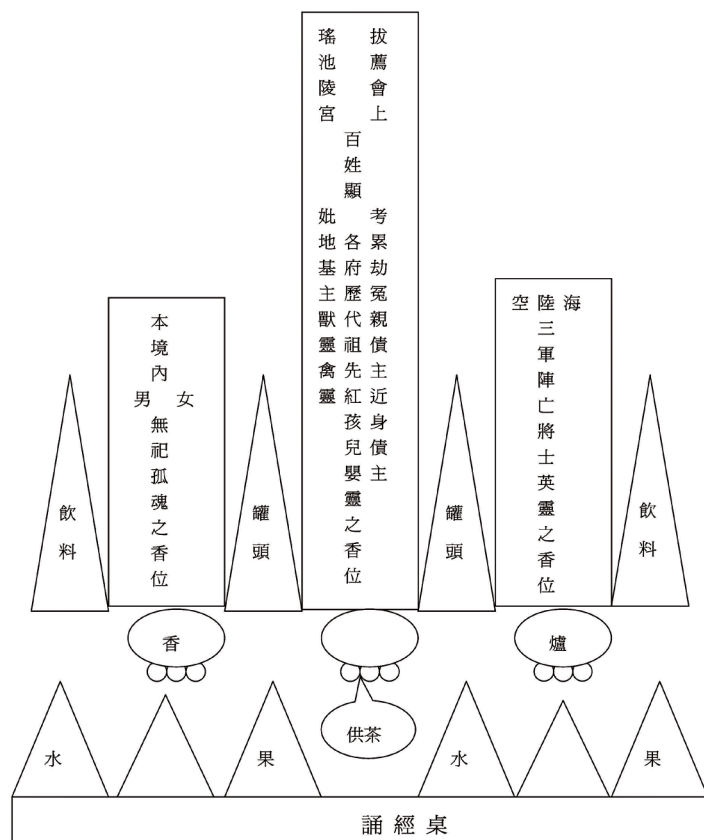
三、壇場

七真靜坐殿位於法華山主殿（無極聖殿）的左側，這是法會三天誦經的地方，也就是超渡法會的壇場所在。其場佈從左右兩面牆的牌位開始，接著是佈置供桌、誦經桌及拜墊。壇場的正前方，有著母娘和全真七子¹⁰的金身塑像，法會期間在後方牆上又增添懸掛有眾仙佛神明的圖

10 全真七子包括：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其師王重陽於金朝創立全真道，其教義擷取儒釋道三家之長，主張出世清修，強調修真打坐、積功累行的成仙理念。溫堂主相當認同全真的修行理念，故成立七真靜坐殿並為七真塑像供奉，其意在讓信眾學習修道精神及打坐功夫。參考鄭素春《道教信仰、神仙與儀式》頁225-250。

像，右方是諸佛菩薩，左方是道教神明。向左右兩側延伸過來，則有地獄十王圖¹¹，分兩邊牆懸掛，一邊五幅，兩邊圖像前均有供桌，放置有香、花、茶、果。

分隔神明及眾人的大型供桌是整個七真殿的中心所在，供桌上頭立有三個大牌位。面向牌位來看，最中間是黃色，最左邊的是白色，最右邊則是藍色牌位。三個牌位前方都分別放有香爐及供茶，牌位間立有罐頭、飲料壘成塔狀的供品，更前方是六大盤壘成塔狀的水果。這些神明不論神格高低在法會期間三餐都同樣享有齋食的供養，而陽世親眷則另外會攜來餅乾、水果於個人所供奉的小牌位前祭拜。下圖為民國九十八年法華山超渡法會壇場內的主要供桌配置圖：



11 地獄十王：秦廣王、初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閻羅王、變成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轉輪王。在唐初《佛說十王經》後，地獄十王思想盛行，道書中有《玉歷至寶鈔》《太上救苦天尊說消愆滅罪經》等等取其說，詳見蕭登福著《漢魏六朝佛道兩教之天堂地獄說》頁441 - 442。

肆、超渡法會儀式過程與內容

第一天的法會從團拜及接駕開始，接著是誦母經、灑淨、安壇；下午為引魂及誦經；晚間除了誦經之外，同時進行陰陽會。法會第二天全以誦經為主，從早課開始算起總共六堂，陰陽會則有早、中、晚三場。第三天上午有兩堂誦經及一場陰陽會；下午灑淨，然後普施、送法船，最後謝壇。以下則是法會流程表及筆者對儀式現場活動的紀錄：

時間	第一天	時間	第二天	時間	第三天
8:00	團拜 接駕 誦母娘經 安壇	5:20	早課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5:20	早課 東嶽解冤謝罪法懺
10:30	午供	7:00	早餐	7:00	早餐
13:30	引魂	8:00	太上三元寶懺	8:00	慈悲十王妙懺法
	瑤池金母普渡收 圓定慧解脫真經	11:00	午供	11:00	午供
15:30	晚供	13:30	太上靈寶濟度血湖法 懺	14:00	普施 送法船
19:00	城隍尊神德心經	16:30	慈悲藥師寶懺上		謝壇
		17:30	晚供		
		19:00	慈悲藥師寶懺中下		

一、團拜、接駕

民國九十八年的法華山超渡法會在八月二十八日（農曆七月九日）早上八點開始，信眾先在無極聖殿進行團拜及接駕的儀式，溫堂主¹²及擔任司儀的師姊在神明桌前先上香稟白母娘及諸神佛，接駕時堂主持香沿著紅地毯向殿外頭走去，她跪在殿外朝向遼闊的青天祈請母娘及諸天神佛的降臨，此時聖殿鐘鼓齊鳴，一片肅穆虔誠。

堂主從殿外接駕進來後，由三位青衣師兄手捧香爐獻香。接著是三位青衣師姊擔任禮生，一左一右的傳遞供品，另一位將供品放置於供桌

12 有關溫堂主的相關事蹟請參閱林美容、鄭鳳嘉、釋念慧合寫之論文〈為母娘辦事——法華山慈惠堂溫滿妹堂主五十年的宗教實踐與療癒〉。

上。獻香之後，依序是獻茶、獻果、獻素齋、獻餅乾、獻糖果，這些供品都由大殿左方的禮生端至殿中央，堂主接過後向母娘及諸神明獻供，再將供品交由另一位禮生，禮生筆直地行至大殿右方，交給第三位禮生置於神明桌上。當六樣供品都獻上後，由司儀帶領信眾向諸神佛三跪十二叩首，繼而恭誦母娘聖號、禮成。

禮成後是溫堂主向信眾開示，除了感恩大家能夠陪著她一起敬拜母娘之外，還說明了法華山的超渡法會主要是讓大家有機會追思祖先。以前的父母親很辛苦，尤其是上一代的人，如果有來不及報答的，祈請神尊加持過去的祖先，希望他們都能利用這個機會來法華山聽經聞法、往生淨土。開示中堂主也提到了自己的父母親，一時哽咽淚下有感而發，她說自己很小就來法華山，也沒有機會好好報答父母親的養育之恩，所以希望大家能藉此機會盡心盡孝。

二、誦經

法華山的誦經團穿上了青色的長衫，堂主排中間，一行十二人列隊進入寶殿，依序排列在分隔人與神的長桌前準備誦經，所用的法器包括大磬、引磬、木魚、鐺、鑼、寶鐘鼓，這些法器和佛教法會時所使用的完全相同。依據堂主的說法，誦經團的成員並不固定，熟悉法器的約有一、二十人，能夠唱誦的有三、四十人，但足以起腔領眾的只有一、二人。法華山的唱誦音韻穩定和諧而不繁複花俏，負責領唱的司儀師姐大約有二十多年的經驗，她說明唱誦的調子主要是溫堂主教的，還有一些是自己在外邊學得後添加進去。

於超渡法會期間總共要誦讀六部經典，包括四部道教經典，及二部佛教經典。所誦經典如下：瑤池金母普渡收圓定慧解脫真經、城隍尊神德心經、太上三元寶懺、太上靈寶濟度血湖法懺、東嶽解冤謝罪法懺、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慈悲藥師寶懺上下。早課時會誦讀其他道教小部經典，但因為時間太早（清晨五點），所以只有誦經團等少數人代表參加。

三、灑淨、安壇

誦完母娘經之後是灑淨儀式，誦經團師姊一字排開，由堂主拿著淨瓶及柳枝灑淨，信眾們跟在後面繞出了聖殿，往七真殿方向行去，成列的青衣對映著法華山的紅柱黃瓦愈加顯得明亮動人。除了繞七真殿一周外，所有放置牌位的地方也都在灑淨的範圍內，大眾陸陸續續地在七真殿歸位，開始進行安壇的儀式，先是禮生獻茶，接著由誦經團成員代表獻香，其餘誦念的部份就照著法華山「安壇科儀」的程序進行。

四、引魂

下午一點半開始引魂，地點在七真殿門外走廊，面朝廣場。除了依照法華山的「引魂科儀」唱誦、祈請諸天神佛蒞臨壇場之外，堂主再邀超渡法會壇上所列個人歷代祖先、冤親債主、近身債主、嬰靈、紅孩兒、地基主、貓靈、狗靈、雞靈等蒞臨接受奉請。在引魂儀式進行的同時，一位資深的師兄拿著一隻招魂旛從頭到尾一直揮來舞去，那招魂旛繫在一根綠竹子（帶有葉子）上，旛上頭以七彩玻璃紙做一個幡蓋，旗下是一條黃布，上頭有兩朵蓮花。

此幡中間的上半段用書法寫著：

『瑤池金母勒令神旛乙首接引法華山慈惠堂拔薦會上門
中各姓歷代祖先、累世冤親債主、無緣亡嬰童靈、地靈公、
獸靈禽靈』

左右兩聯為：

『聞經直入三摩地，聽法高登九品界』

幡中間下半段書有：

『來赴道場聽經聞法霑領功德，一心渡往西方瑤池金母
淨土』

左右兩聯為：

『一心皈命禮金母，聽經聞法超三界』

幡尾部分為四條，從右而左分別寫著：

『東脫娑婆苦，西遊瑤池界，親授金母記，合掌慈尊前』

這些引魂幡上的文字充分的彰顯了超渡法會的對象與目的，也代表了信眾心中的祈願。許多虔誠的法華山信徒參與超渡法會二、三十年，就如此一年一年週而復始的行禮如儀，這樣的宗教行動及情懷或許正足以說明母娘信仰者的生命觀與靈魂觀。

引魂儀式的唱誦到一段落，一疊報名牌位的原始資料放到了桌上，現在要開始確認亡靈是否接受了召請、是否蒞臨。所有參與的信眾兩個人一組，其中一個人念亡靈的姓名地址，另一個人擲筊確認亡靈是否已經到來。法華山全部的人及筊杯幾乎都集中在七真殿廣場，大夥兒一同在廣場上呼請、擲筊，真是前所未見的熱鬧景象。那幡依然在人群前方飛動著，拿幡的師兄一邊觀照著大家擲杯的情形，一邊幫忙呼請亡靈快點來。時間一小時、兩小時的過了，一萬多號確實得花很多時間。人員不斷的輪替上場，許多人汗如雨下，因為擲筊的人是用跪的，跪久了也確實累人，但這似乎是個必須達成的神聖任務，一定要全部擲杯完畢，才算是邀請並確定亡靈們的到來，因此現場沒人疑惑或縮減儀式，總要到最後一組人擲完杯，大家才鬆了一口氣，準備進行下一場的誦經，從一點半引魂至此已是下午四時半了。

五、陰陽會

法華山的陰陽會類似於牽亡，但一年之中只在超渡法會那三天舉行，平時並不辦理有關牽亡魂的活動。以前如果信徒有牽亡的需求通常會介紹到石壁部堂，因為當初石壁部堂從法華山分堂出去，就是因為母娘降乩指示由石壁部堂專責「渡陰」的部份。因此，法華山雖然負有「渡陽渡陰」雙重使命，但渡陰的方向放在「瑤池陵宮」。瑤池陵宮為法華山設立的納骨塔，當初建設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母娘的契子女們

往生後仍能追隨母娘修行。由此因緣之故，法華山唯一有辦理牽亡（陰陽會）的時間就是一年一度的超渡法會了，同時也藉著超渡法會的因緣超拔瑤池陵宮的亡靈，進而普渡一切孤魂。

（一）時間

超渡法會的三天都有牽亡魂的活動，第一天是晚上；第二天分三場，早上、下午及晚上；第三天是早上，所以總共有五場，一場約三個小時，至於實際的進行時間則要看報名人數多寡而定。舉例來說，第一天是晚上八點在無極聖殿開始進行陰陽會，由於七點開始的誦經還沒結束，因此誦經和陰陽會是在不同場地同時進行，後來接近九點時，七真殿那邊的法會誦經完畢，一些師姐便過來支援陰陽會。剛開始大約分六組進行牽亡，後來就增加到大約八組，進行到約十一點時，才將當天所有陰陽會的報名單辦理完畢。此外，每一組牽亡的時間長短也不一定，平均起來牽亡一次大約要二十分鐘左右。

（二）報名方式

所要牽的亡靈必須已經在這次的超渡法會中安立牌位並完成引魂的動作，然後才在現場（無極聖殿）填寫報名單，報名單上需寫明亡者姓名、地址、生卒年、及報名者的姓名及與亡者的關係，經工作人員統一編號後交給一位資深的師兄姐。資深的師兄姊是陰陽會的負責人，他會看現場的進行的情況，然後按照編號來安排各組陰陽會進行的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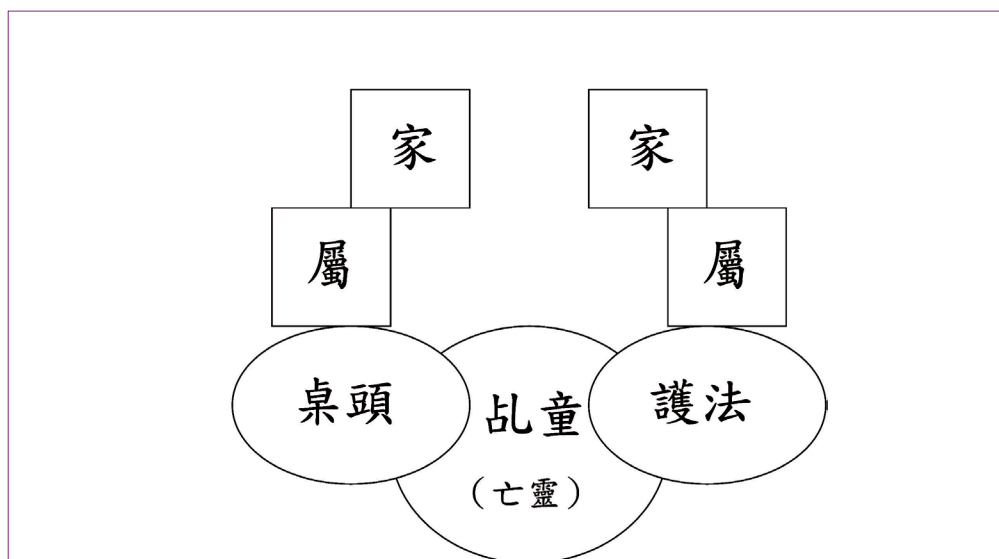
（三）參與人員

陰陽會的參與人員可分為工作人員與牽亡的家屬，工作人員大約有四類：

- （1）乩童¹³：能讓亡魂附身借體的人。
- （2）桌頭：替家屬與乩童溝通並傳達訊息、安排程序的人。

13 劉枝萬（1992）認為童乩是神靈附身的男覲，類似大陸北方的薩滿；乩姨是女巫，因為專作關亡，故比諸童乩，靈媒的性格較明顯。法華山的陰陽會中負責牽亡的的人多自稱乩童，與之搭配者稱為桌頭。依筆者推測其原因為來幫忙牽亡的師兄姊平日皆以與神明感應為主，牽亡對他們而言只是業餘活動；此外，於性別上雖以女性居多，但亦有男性牽亡者，故本文中不稱之為乩姨，而順應報導人之習慣通稱為乩童。在葉春榮的〈關落陰與牽亡魂〉一文中亦以乩童稱呼牽亡者。

- (3) 護法：也就是輔助的人。在乩童身後或旁邊，保護著乩童的身體安全。
- (4) 督導：在場一定有一兩位非常資深的師兄姐，如溫堂主及資深師兄，他們會關照整個陰陽會的活動進行，以及處理所有特殊的狀況。例如，當乩童或亡靈身體不適時，為其畫符調身，或者為現場其他的信眾收驚等等。



除了工作人員之外，其他的參與者就是報名陰陽會的家屬、朋友及他們想牽來的亡靈。這些人在陰陽會時組成一個群體，主角是家屬及亡靈（乩童）的互動與對話，其次則是桌頭的解釋與引導。這些人員的位置排列通常如下圖：

（四）牽亡準備

一般來說，在正式開始牽亡以前，桌頭會先確認亡靈的姓名、大約往生多久，以及亡靈與家人的親屬關係，有時還會詢問亡靈常用的語言種類。接著，桌頭會依單子上的姓名呼喚著亡靈，並叫家屬一同召喚亡靈過來陰陽會。此時，乩童會坐在中間的蒲團上靜靜的等候亡靈的出現，而桌頭則繼續呼喚亡靈或向家屬說明情況，負責保護乩童的人待命在旁，亡靈的家屬則或坐或跪的環繞於乩童前方。

當乩童感覺到亡靈接近時身體多半有一些反應，如頭的搖晃，或者身體前後左右擺動，而身體變化的激烈程度每回都不一樣。在乩童有變化時，桌頭就開始跟亡靈說：「這裡有一個身體可以給你借用，你的家屬想跟你說話。」隨著乩身搖晃的動作越來越大，某個剎那間乩身會突然向後傾倒或是整個身體軟癱掉，不僅如此，還伴隨著神情的改變、臉色發青、唇色變白等。多數的情形是旁邊的桌頭趕緊扶住了乩身，讓乩身可以靠在自己身上，接著桌頭就問乩童說：「你是某某（亡靈姓名）人嗎？」如果乩童回答說是或點點頭，桌頭就會開始讓家屬與亡靈溝通。

（五）亡靈附身的狀態

當乩身癱軟下來後，或者說當乩童被亡靈附身後，有許許多多不同的情況出現，每一次牽亡的情況都不一樣，以下是筆者根據三天陰陽會觀察後的結果，歸納出四種最常見的樣態：

1、虛弱無力

多數的情形是在亡靈附身乩身癱倒後，呈現出身體虛弱無力、氣息衰微、說話緩慢的樣子。當桌頭問話時，有的勉強能回答，有的只用搖頭點頭或用肢體其他動作表達意思。若有哭泣，也是緩緩的流淚，有些亡靈看起來像似純然的虛弱，有些則多加了酸楚哀戚的感覺。

2、急切激動

有些情況是當乩童被附身後突然痛哭流涕，顯得非常急切激動的樣子。有的抱住家人一直哭泣，哽咽地說不出話來，像是小孩受了好大的委屈終於覓著了親人，一時之間有了依偎，即刻便釋放了累積已久的情緒。通常桌頭此時會說：「慢慢來，不要急。」如果過一段時間後還哭個不停，桌頭會再對亡靈說：「要放下，不要哭了，時間有限，有什麼話趕快說。」而桌頭也會教家屬問亡靈：「有沒有欠什麼？需要我們為你做些什麼嗎？」如此問話之下，往往能緩住了激烈哀泣的情緒反應，回到現實中的語言交談，開始以「問題的解決」為導向。

3、慈祥和藹

少數的狀態是乩童（亡靈）能坐著，會清楚的交談對話，並且慈祥和藹的回答家屬的疑問。這類型的亡靈多半會叫家屬不用擔心，他不需要什麼東西，現在過得很好，並且說自己正在聽經聞法，還鼓勵家屬好好修行，要子孫多做善事，最後總會跟家屬說：如果沒事就好好過生活，不用一直叫他出來陰陽會，然後就很瀟灑的離開了。這類型的亡靈附身對乩童而言比較輕鬆，不僅退身容易，乩童也很快就能恢復平常的模樣。

4、痛楚驚懼

有的乩童在被亡靈附身後身體劇烈反應，不僅神情痛苦，身體上還伴隨有不自主的抽慄、喉部緊縮、強烈嘔吐、胸痛、腹痛、腳痛或整體痛等難過的感受。乩童會立即指著痛苦的地方哀號，或指著喉嚨說不出話來。此時桌頭會問乩童（亡靈）說：「是某某地方艱苦（痛）嗎？請法師來幫你處理一下好嗎？」然後便即刻呼請資深師兄過來幫忙，資深師兄會看當時乩童（亡靈）的情形進行處理，若是身體痛，就在痛的地方畫符咒；若說不出話來，會看是否亡者死時有插管，或是喉部損傷，若有插管，師兄會先為其拔管，然後在杯水中畫符，讓乩童（亡靈）喝下，接著在喉部畫符。當喝法水時，在旁的桌頭會邊說著：「這是母娘的法水，請母娘作主，現在已經沒有病痛了。」接著問乩童（亡靈）：「好一點了嗎？現在可以講話了嗎？」

多數的情形是經過法水及畫符的處理，乩童（亡靈）的身心狀態就能緩和下來。但仍有少數狀況是經過師兄處理後依然虛弱無力、相當痛苦難受，他們通常無法好好應答溝通，或者僅能勉強點頭搖頭的。一般來說，這樣的情景會使得家屬非常不忍，卻又無助，只能一再急切的問著該如何幫忙。桌頭會教家屬問亡靈：「我幫你向母娘求藥好嗎？要幾包？」如果乩童（亡靈）點頭同意，家屬就會到神明桌前以香灰為藥，包成亡靈所要的數目，並且用信封袋裝好，上頭寫明亡者的姓名，在最後一天連同牌位一起燒化給亡靈。

（六）亡靈退身

如果亡靈讓乩身顯現痛苦的狀態，或者一直哭泣，這時桌頭就會擔

心乩童的身體承受不住因而勸家屬：「有話快說，說重點。」而桌頭也會直接跟亡靈說：「有什麼需要趕快說，我們請母娘作主。」如果亡靈顯得無奈無助、依依不捨，桌頭總是會勸亡靈要放下生前的掛念，要好好修行，多多聽經聞法。最後在桌頭確定家屬與亡靈之間已經沒什麼大事後，就會請亡靈退身。

退身後，乩童立刻顯得正常起來，不再哭泣、不再痛苦，從癱軟的狀態坐了起來，回復原來的樣子。有的乩童身子比較虛弱，當亡靈退離他身子後，依然無法即刻恢復精神、復元體力，於是顯得一副疲累虛脫的模樣。乩童這副憔悴的模樣有時就連資深的師兄姊都看不下去，便會主動過來幫忙在乩童身上畫個符，或從背後拍一下，讓亡靈從乩身上完全退離，或者幫忙將身體不舒服的地方揉揉按按、推拿整理一番。資深的乩童一般會繼續於原位等待下一位的牽亡，直到這場陰陽會結束後才起身離去，而年輕的乩童往往會在中途自行告一段落起來訓身調理一番，或改為擔任桌頭、護法等。

（七）牽亡經驗談

乩童是陰陽會中的重要角色，他串連起了生者與亡者的溝通對話，執行著牽亡的特殊任務。在法華山陰陽會中的乩童們來自臺灣不同縣市；亦又不同的性別；有初次牽亡的新手，也有牽亡二、三十年的資深元老。在五個時段的陰陽會裡，最多曾經有七、八個乩童同時在場為信眾牽亡的景況，然而在法會現場，會牽亡的人（或者說有牽亡經驗的師兄姊）遠多過這個數目，因為原則上只要能夠處理完信眾牽亡報名單即可，不會大家都下場。一般來說，整個牽亡的場地一定至少有一兩位資深師兄姊總領負責；此外，牽亡的新手旁邊還有經驗深厚者在旁關照指導。以下是筆者在三天中分別與五位具有牽亡經驗者的訪談概要，其中包括四位女性及一位男性，最資深的是法華山溫堂主有四十年以上的經驗；而其他四位至少也有十年至三十年左右的牽亡經歷。

1、溫堂主經驗談：

在陰陽會時，通常堂主會叫家屬一同出聲呼喚亡靈，她說這樣效果較好。由於堂主看得見亡靈，因此能清楚的描述亡靈進入乩童體內的過程，她說通常亡靈來到乩身前方是正面向著乩身，有些亡靈會猶豫一下，不知是否要進入，尤其是當男魂進入女身時猶豫不前的情形更加明顯，而當亡靈進入乩身的時候就會從原本的正面轉成背向，然後坐入乩身的胸懷之中。

因為在陰陽會時看到了許許多多乩童牽亡時的痛苦模樣，筆者不禁感嘆：「當乩身好辛苦啊！為什麼要這樣？」堂主說：「當牽亡的乩童要有慈悲心，因為乩童看到這麼多人希望見到死去的親人時，再辛苦都願意忍耐。有些人死的很突然，什麼事都沒有交代，家人不但不捨更不知道要怎麼辦，陰陽會至少可以讓他們有機會再見個面說說話。」

堂主又說：「乩身會痛苦是因為亡靈附身時顯現的都是他死亡時狀態，這是亡靈的執著，他的意識停留在身體死亡時的那一刻，而無法超越對身體的執有。」有時亡靈對身體的執著需要靠桌頭來提醒：「沒有身體，沒有痛苦了，不要再執著色身、眷戀著人世間。」

筆者再請教堂主：「如何才能當陰陽會的乩童？」堂主說：「有悲心就可以了。」堂主說：「以前都是我一個人做，做了二十多年，在無極聖殿建起來後，開始有一些人跟著我學，母娘說我可以教人了，他們也漸漸開始有感應，因此就有幾位弟子開始學習辦事，像某師兄三十幾年前就是當我的桌頭。通常能被神明附身的就可以被亡靈附身，就可以牽亡，也有些人原本是當桌頭的，後來乩童被附身時他也有感覺，所以就開始試看看。」

2、T師姊經驗談：

在陰陽會的場子旁邊聽到資深的師兄向他人提到「T師姊」，他說：「T堂主很會帶人，又很認真，尤其他是童子的乩身，所以很會玩，這點別人都學不來。」

T師姊是苗栗的一個慈惠分堂堂主，這次陰陽會他帶了大概八個人來，八個人分成兩組一起幫忙牽亡。當他們進行牽亡時並不是都由同一個人當乩童，而是牽了幾個之後就換人，乩童、桌頭、護法輪流做，

所以並沒有固定的角色任務。甚至其中有一幕是有一位剛換上去的乩童還在專注的感應亡靈，身邊的桌頭就先感應到了，他們立刻換了位置，讓亡靈附身在原本做桌頭的師姊身上。結束後，那位原本做乩童的師姊說：「因為亡靈覺得桌頭比較能溝通，會說客家話，所以選擇上她的身」。

T師姊就在兩組間隨時觀察弟子們的狀況，並隨時給予必要的提醒和協助，譬如有些情況下他會說：「快一點，被亡靈借身不能太久，乩身會受不了。」而當亡靈退身後，T師姊還會視乩童的狀態來做一些處理，如：拍乩身的背或畫符，而退下場的乩童，就會開始訓身調整身體。據T師姊說：「訓身、牽亡都要『定』、要完全放空，要放鬆、去我執，陰陽會就是一個很好訓練的機會。」她再次強調說每個人都可以上場，主要就是學習放下對自我身體的執著。

3、W師姊經驗談：

W師姊是溫堂主三十幾年的弟子，可說是法華山相當早期而資深的弟子，同時她也是臺東某慈惠分堂的堂主。三天的陰陽會中，這位老經驗的師姊總會親自下場牽亡，而且固定都是當乩童。雖然師姊每次都是一副從容平靜的模樣，但牽亡上身的當時卻多半是痛苦掙扎的樣態，然而即便如此難耐不堪，W師姊在每場陰陽會中都還是認真篤定地一個個牽亡直到最後。筆者雖然只是在旁觀察，卻免不了擔憂不忍，故而問了師姊：「辛苦嗎？」她不假思索的說：「一定會辛苦，可是還是要做啊！當亡靈附身的時候，乩身就是會感受到和亡靈一樣的苦。」W師姊常會找法會空檔訓身，訓身時的她很有精神，與牽亡時的憔悴痛苦完全不同樣，訓身時的師姊姿態端莊且有力量，除了肢體動作外還會一直發出聲音，但筆者實在聽不懂她說什麼，直到師姊訓身結束，她說到：「我自己也不知道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但我能明白母娘說的的意思。」師姊還說：「訓身對身體有幫助，如果身體不好，什麼事都不能做了。」

4、L師姊經驗談：

第二天早上用早餐時和師姊坐同一桌，當時筆者並不認識他，但快

吃完飯時，師姊對筆者有些好奇就問了筆者從哪裡來？來做什麼？筆者藉機請教她對陰陽會的看法？她說：「人生前執著這個身體，死後還是執著於身體，所以亡靈牽出來時，雖然已經沒有那個身體了，意識還是停留在死時的那個狀態，這是一種執著。」

從聊天中漸漸知道師姊可以被神明附身，也會牽亡，於是再請教她牽亡是什麼感覺？師姊說：「我自己通常會坐在那邊等，一邊說：『亡者某某人，請哇（臺語一俛身之意）我的身，有人要跟你說話。』然後等一下就會感應到亡靈靠近自己的身體，進入心窩、背脊，有時亡靈剛來，或沒有巧好（臺語一放好角度之意）時會暈暈的。」

筆者還問了師姊看牽亡有什麼秘訣？師姊說：「牽亡時乩童說出來的話不一定準，主要是看神情神態、動作習慣，所以是不是有牽到亡靈要從身體的姿態來看，通常亡靈會和過去生前的習性相似，大多是死亡時的狀態。」

5、U師兄經驗談：

U師兄輪廓很深，皮膚也較黑，他是第一個下去牽亡的男性，看起來大約四十幾歲。他和另一個師兄（較為高大沉默）一組，兩個人是乩童、桌頭彼此輪流互換的進行牽亡。當空檔時，師兄在場邊的椅子上休息，筆者趁機問師兄：「神明附身和被亡靈借身感覺有不一樣嗎？」他說：「當然不一樣，神明進來是暖暖的很舒服，有時可以說就像人家在吃嗎啡一樣。但亡靈進來是冷氣，暈暈的，如果亡靈哪裡痛就會反應在自己身上，很不舒服，這時就需要處理，讓他病痛好了，才可以和家人溝通。當乩身雖然當時會不舒服，但是卻很有成就感。」

再問師兄：「平時有幫人牽亡嗎？」師兄說：「平時沒有領旨的人是不能牽亡的，因此在場的人幾乎都是業餘的。這裡因為是母娘的地方，又是法會時期，有上報天庭，下稟地府，有領旨，四周都有兵將保護，所以才敢牽，否則不可以亂牽，很危險的，因為到處都有動物靈或邪靈，他們看到有人可以附就會靠過來。」師兄還說：「好死的人，有修的人，做善事的人，牽出來就是很好的樣子。」而且要小心「亡靈不能在乩身上待太久，他會吸收陽氣，而乩身會變得虛弱。」

六、普渡

第三天的下午是普渡，信徒如潮水一般湧入，這是超渡法會期間最多的一天。到來的信眾會先到牌位前祭拜一番，然後等到下午正式開始普渡時，再由誦經團帶領大眾共同上香祭拜一起進行普渡的儀式。

（一）贊普方式

總的來說，法華山接受信眾贊普的方式有三種，列表如下：

種類	人數	限制	備註
普施桌	400位	有限人數	位於無極聖殿走廊及七真殿外廣場普渡後，乾糧部份捐贈屏東水災區
普施菜桌	30桌	有限人數	位於齋堂及旁邊走廊
普施白米	約30位	不限人數	普渡後，白米捐贈花蓮各慈善團體

（二）祭品內容

普施菜桌：共三十桌，每桌有九盤，看起來像是半生半熟的食物，如豆干、素火腿等等素食乾料，每桌上頭都有插旗子，寫上贊普者的姓名。此外，法華山還有自辦菜桌：全部是熟食，一桌有六菜一湯。而普施桌：總共四百份，準備工作必須從很早就開始，尤其是粽子早在清晨兩點多時，師姊們就開始動手製作了；其他的食品及乾糧因為是從外面的商家訂購，所以只需要拆封，再一桌桌的排整齊就可以，雖然如此，因為數量相當龐大，還是讓義工們花上三、四個小時才準備妥當。由於普施桌數量最多也最具有代表性，因此將每份普施桌的祭品詳列如下：

- （1）食物：油、醬油、鹽、糖、味素、米、麵、米粉、冬粉、麥片、花生、綠豆、海帶、榨菜、礦泉水、饅頭、粽子、餅乾、空心菜湯。
- （2）蓮花：一份一朵蓮花，蓮花上插旗子，旗子上寫有普施者的名字。
- （3）香：一份一支燃香，儀式進行時插於饅頭或粽子上。

（三）普施儀式

七真殿內滿滿的人群，儀式開始時信眾先舉香敬拜祖先亡靈，堂主開始灑淨，誦經團及所有大眾排成一列，一邊唱誦無極瑤池金母大天

尊，一邊從七真殿繞向無極聖殿外廊，在經過法船及普施桌之後下了階梯往齋堂行去，齋堂內排滿著普施菜桌，灑淨隊伍於一排排的桌間穿梭繞行，最後回到七真殿前的廣場，再將廣場上的普施桌統統灑遍甘露後才開始進行普施科儀。

法華山的普施儀式用的是佛教的甘露施食儀軌，大家面向著擺滿普施桌的七真殿廣場跟著誦經團唱誦。每張普施桌上都插著香，在香煙裊裊中，堂主至誠邀請孤魂亡靈前來受食。由於筆者是佛教徒的身份，在完成拍照及部份錄影之後，掩不住親切的感覺，就隨之認真的唱誦了起來，只見成群的青衣信眾映對著藍天白雲，豔麗的紅桌滿載著各式飲食，此刻人們虔誠的祈請誦念與鬼魂的豐富祭品相互呼應，陽世與陰間在這特殊時空中並存，這會是一種心意的交感或是利益的互惠呢？

七、送法船、謝壇

在普渡儀軌的唱誦結束後，眾人在堂主及資深師兄姐的指揮下，將所有的牌位都請下來，大家自動散佈在所有的牌位架前開始請下牌位，並依照堂主的要求將取下的牌位恭敬的高舉過頭送進法船，由於數量眾多，若要全部放進船艙需有一番技術，就由堂主親自守在船艙口執行放置牌位的工作。

時間接近五點半，當牌位全部放進法船後，信眾們又再次集合列隊出發，由誦經團領隊，其次是供奉於七真殿的大牌位，再來是法船，所有信眾們則手持各種要燒化的蓮花跟隨在後。

步下無極聖殿向法華山的側邊山門往右走去有一個燒金紙的場所，這裡是專門燒給鬼魂亡靈的地方。法船扛到此，進入了磚頭砌的燒化區，法船上堆放了所有的疏文、藥包，旁邊還放有許多紙蓮花。點火送法船時，誦經團及信眾站在一旁的草皮上唱誦大悲咒，堂主不放心便一直待在燒化法船的地方，隨時用水看護著火。時間不長，一會兒法船就完全燒盡了，隨著火將生者對亡靈的祝福燒成煙送上了天，大家零零散散的回到七真殿進行謝壇的儀式，以作為法會最後的圓滿完結。

大約六點，突然間信眾人數變得很少，多數的信眾已經打包行李準備回去了，停車場的車一輛輛的向山門外駛去。送走法船，對他們而言

似乎已經是完成了使命，而謝壇就成了堂主及誦經團的事了。

伍、法華山超渡法會特色分析

雖然法華山為慈惠分堂之一，但慈惠堂系統本身並無嚴密的組織規範，亦無固定的法會模式，因而分布各地的分堂皆隨其因緣而舉辦有不同的法會，法會的內容亦有其各自的獨特性。以法華山之超渡法會為例，其融合了超渡、普渡與陰陽會是最大的特點，除了儒釋道三教的影響顯而可見之外，筆者也關注到整個法會中所呈現出的幾項特色，包括：素樸的巫覡特質；超渡法會的時間意義；身體與情感在人與鬼神交流中的功能；還有關於神聖氛圍的省思。筆者以自身參與法會的經驗為基礎，輔以文獻資料作為參照，嘗試對上述法華山超渡法會的幾點特色進行概要性的分析。

一、巫覡¹⁴特質

雖然慈惠堂系統早已於民國五十年代即歸入道教系統¹⁵，但法華山受道教儀式的影響並不多，從以前到現在也一直沒有道士於此駐紮施行法事。法華山的所有的法會幾乎都從羅前堂主時代傳下來，至今依然保持簡單素樸的風格。一年之中有五個較大的法會，包括春季禮斗、血盆法會、蟠桃會、超渡法會及秋季禮斗法會，所有的法會基本上都是以團拜、接駕、誦經、送駕為主軸，其他就視個別法會的特殊需要增減不同的儀式活動，如：蟠桃會以訓身為重，超渡法會則添加了灑淨、引魂、普渡、及送法船等儀式。除此之外，誦經團在法會中所穿著禮服也相當樸素，就只是在原有的青衣之外再加一件青色長衫，所唱誦的曲調及法

14 巫覡為臺灣靈媒人物的通稱，能召神靈驅妖魔，為人卜吉凶，以符咒治病，女的稱巫，男的稱覡。一般所指的巫覡大多為道教法師、童乩、尪姨等類的靈媒人物。參見劉還月著《臺灣民間小百科（靈媒卷）》頁124。

15 慈惠堂加入道教會有其特殊歷史淵源，民國五十一年國民黨政府考慮查禁一貫道等，慈惠堂亦倍受疑慮，此時道教張恩溥天師發表聲明將慈惠堂定位於道教的瑤池派，各地慈惠堂逐漸加入當地道教會。民國五十五年底，再度發生被取締的危機，慈惠總堂堂主聯名請求張天師派員指導堂務，次年三月張天師出席慈惠堂主聯席會議發表演說並授錄，從此慈惠堂正式加入「中華民國道教會」。詳細內容請參閱王見川〈慈惠堂與張天師〉一文。

器的使用也是如此。因而不論從科儀或服裝、音樂看來，法華山一直維持著原有簡單素樸的基調，並沒有正統道教法會儀式、音樂或服飾的繁複搭配。

另一方面慈惠堂於民國三十九年左右興起於花蓮，起源於蘇烈東被母娘所降乩，數年後才依母娘旨意北上求取堂內根本經典—「瑤池金母普渡收圓定慧解脫真經」，並製作契子女特有的參拜禮服—「青衣」¹⁶，從慈惠堂創堂至今約六十年，其分堂傳佈於全臺及國外，所憑藉的可說是母娘的靈驗性，其靈驗性早期以治病、問事最富盛名，並以神靈附身的方式幫助信眾訓身練體，信眾直接就能與母娘相感應，包括羅前堂主等人都曾因訓身或母娘開方而病癒，故而對母娘的祀奉倍增虔敬。溫堂主年少時即來法華山修道，其通靈辦事能力是與生俱來、無師自通的，在法華山的前九年受到羅前堂主的多方教導，使之本能天份更得到充分的發揮。因此之故，即便羅前堂主於民國五十八年仙逝，溫堂主謹遵遺命主持法華山堂務至今，法華山五十年來幾乎保持著這般特有的素樸風格，雖然不可避免的因社會政治等因素以道教為名，並誦讀道教與佛教經典，但其原始素樸的巫覡特質更是一貫延續而來。如此素樸靈驗的信仰取向，也適足以看出民間信仰普及過程中最底層的原動力。

在法華山，溫堂主與其弟子均具備有能通神、能牽亡的種種靈通能力。這樣的能力除了運用在平時為人辦事、收驚、祭解、畫符等等，在法會中最顯明的就是陰陽會，一方面善用母娘及諸神明的靈力守護乩童、加持法（符）水、超渡亡靈之外，一方面招來亡魂，讓亡魂附身說話，法華山牽亡渡陰的能力與使命在這三天法會中完全彰顯無遺。

需補充說明的是法華山沒有武乩，也沒有以血食祭祀的傳統，雖能通神鬼，如接受母娘的降駕扶鸞、調靈訓身，也能與亡靈溝通等等，但從來不操五寶，不祭祀葷腥，從建堂至今皆為齋食，這些特色又與一些民間信仰的宮廟有所不同了。總括來說，在法華山一年多的田野調查中，筆者深覺雖然法華山慈惠堂歸屬於道教，並且也受佛教及儒家思想

16 關於慈惠堂的歷史與溫堂主的事蹟於筆者等《為母娘辦事：花蓮法華山慈惠堂主溫滿妹五十年的宗教療癒與實踐》中有較詳細的描述。

的影響，但看起來與正統道教的關係並不緊密，反而因為母娘在花蓮的興起因緣與溫堂主的通靈能力而使巫覡的特色越加明顯，形成今日雖道佛雜揉卻深具巫覡特質的法華山母娘信仰。

二、時間關口

從商周開始漢民族就有明顯的鬼靈信仰，綿延至今依然如此，但人對於鬼神的態度是多重的，並且相信人鬼分隔，人與鬼存在不同的時空，人有人的世界，鬼有鬼世界，人還活著時是身處陽世，若人死成鬼，就落入了陰間。陰陽兩隔，這樣對陽世的人來說是安全的，因為鬼（尤其孤魂厲鬼）具有傷害人的可能性，基本上人對鬼是畏懼的，認為鬼對人是有威脅性的。

臺灣人傳統的習俗中認為每年農曆的七月初一會「開鬼門」，至七月底「關鬼門」，相傳這段期間內，無緣餓鬼會飄盪陽間禍害百姓，各戶備飯菜等供在門前，燒香、燒紙祭餓鬼，以為餓鬼吃飽即不會禍害人¹⁷。因此，雖然道教與佛教對於中元節與盂蘭盆節有不同的由來說法，但經過彼此交互影響融合後，都是在七月十五日這天普渡亡魂，目的是為了供養祭祀一切孤魂，避免他們作祟帶來現世的災害。

每年的七月間陰界的通道被打開，這是鬼靈能自由出沒陽界的時段，對人而言這是一年12個月份中一個危險的月份，也是一個危險的缺口，因此在七月中有許多的禁忌是早已約定俗成，如忌諱搬家、嫁娶；忌諱說鬼，必須說好兄弟；夜裡不能吹口哨，怕引鬼進來；夜晚不能在野地亂小便，怕溺在鬼身上，或者要說「請好兄弟迴避」等等¹⁸。從七月一日開鬼門到七月三十關鬼門之間，人們充滿了危機意識，對於陰界的鬼靈能流動到了陽界，陰陽之間的不平衡與混亂感覺到威脅畏懼，於是產生了陽世人對七月危機時段的種種特殊應對方式，如每年七月所盛行的超度法會、中元普渡、地藏法會等等。

又如學者松本浩一所說，「今天的普渡，供養的對象是從地獄解放

17 根據陳金田譯，片岡巖著《臺灣風俗誌》第44頁，文中對臺灣七月風俗習慣有許多描述。

18 參考蕭登福所著的《道教與佛教》一書，書中對中元節的演變及習俗有清楚的介紹，頁308。

來到現世的全部的死者，包含著好兄弟（就是餓鬼）、自己的祖先及他人的祖先¹⁹。」然而因為鬼魂的種類有別，所以對鬼魂的心態也就有所不同，對祖先的鬼魂祭祀是盡孝、慎終追遠，祈求祖先的庇佑；對孤魂野鬼的普施祭拜則往往是一種防衛性的安撫與討好。

因此筆者觀察到在超渡法會的壇場中，除了諸多亡魂鬼靈的牌位外，在壇場的前方還增添了許多神佛的掛像。此外，於諸神佛與亡魂牌位之間又掛有地獄十王圖²⁰，在壇場的外頭則掛有大士爺²¹的圖像。似乎諸多的鬼魂需要諸多神明的超渡或鎮壓，而人們的不安也需要有比平時更多的神佛來守護。另一方面眾多豐盛的食物祭品供養，也突顯了人們希望安撫討好亡魂鬼煞的心理期待。

總而言之，平時人與鬼是幽明（陰陽）兩界相隔，但七月開鬼門，陰界有了通道通往了陽界，對陽界的人而言這是一種危險的狀態，是充滿危機的時刻，人們一方面有種種禁忌以期避開危機，但另一方面這卻又是與冥界溝通的好機會，於是法華山在每年七月舉辦三合一的超渡法會、普渡與陰陽會也就相當合時、合情、合理了。

三、身體通道

（一）陰陽平衡

在法華山的陰陽會中可以觀察到的是陰陽兩界的相通必需透過乩童的身體，也就是說，讓亡靈藉由童乩的身體與身處陽世的人說話。根據中醫的觀念，陰陽是不同屬性的一種相對存在，但陰陽是流動的，陰陽有著消長變化。宇宙有陰陽，人自身亦有陰陽，陰陽平衡才是和諧的狀態，也就是一般人期望的平安。在中國人的民俗觀念裏鬼魂屬陰，相對來說，人屬於陽，而神明基本上也有分陰陽，天上的神明屬陽，地下的神明和厲鬼亡魂一樣都屬陰。

19 參閱松本浩一〈中元節的產生與普度的變遷〉一文，頁15，此文收錄於《普度文化專刊》。

20 關於地獄十王詳細的由來與稱號可參考蕭登福著作之《漢魏六朝佛道兩教之天堂地獄說》及《道佛十王地獄說》。

21 道教普渡科儀中常用到的紙糊神像包括大士爺、山神使者、土治使者，詳見林煜智的〈臺中廣安壇的「小普科儀」、「中普科儀」及「大普科儀」〉一文。

基本上，在法華山的陰陽會中乩童借身體給亡魂，也就是讓陰魂進入陽體，據有牽亡經驗的師兄說：「神明附身和被亡靈借體的感覺不一樣，神明進來是暖暖的很舒服，但亡靈進來是冷氣，暈暈的，如果亡靈哪裡痛就會反應在自己身上，很不舒服。」此外，師兄強調：「亡靈不能在乩身上待太久，他會吸收陽氣，而乩身會變得虛弱。」²²

另一位堂主師姐也說：「被亡靈借身不能太久，乩身會受不了。」由此推知，對牽亡乩童而言，神明的降駕與鬼魂的借體在身體感受上有很大的差異性。在陰陽會場上常看到乩童在牽亡告一段落後就開始訓身，由於訓身是讓母娘的靈力降臨自身，因此這一個舉動應該也和陰陽的平衡相關，訓身讓乩童在牽亡後的身體不適得以被調理，恢復原有的陰陽和諧狀態。因此，對於不是領旨渡陰的乩童來說，除了牽亡時間不能太長之外，尚且可以用訓身作為調節身體陰陽平衡的方法；而外在空間的部份，更是需要有眾多神明的在場護駕，一方面維持鬼魂世界的秩序，一方面也是藉由神明的陽性特質而與陰性的亡魂之間取得一種陰陽平衡的關係。

（二）借出身體

母娘訓身時或是神明降駕時，代表的是一種神人合一嗎？目前看來似乎不像，若依照報導人的觀點及筆者田野觀察至今的感受，訓身練靈的過程反倒比較類似於神靈借用人的身體來指示或教導一些東西，而陰陽會也是如此，牽亡時是讓亡靈借身說話，當乩童被借身時，自己原有的模樣及情感就暫時隱退，顯現出來的是亡靈的習性或死時的樣態。因此，對於人身而言，外靈是可進可退，而人身在外靈進入時是一種異於平常的模樣，退出後才恢復成自己平日的樣子。於是，在乩童身上，我們看到的是兩種極端不同的外貌顯現，這變化並不是慢慢演進，而是在一剎那間的轉換。

對於在旁觀看的筆者而言，訓身與牽亡活動的身體意象是非常強烈的，他們於訓身時與母娘或其他神明的交感是透過身體來展現。牽亡時，亡靈從一個無形無相的狀態，藉由乩童的身體而變成了具體的形

²² 取自筆者田野筆記〈2009 / 8 / 28 - 30法華山超渡法會〉。

象，甚至重現死亡的那一幕場景，而讓身體的病症、身體的痛楚活靈活現的顯現於乩童身上。但當亡靈一退身，乩童立刻恢復成平時的樣態，不哭也不痛了，似乎剛才的事不曾發生過一般。

總言之，藉由訓身與牽亡的現場經驗比對，筆者發覺兩者對於身體有類似的運用方式，當乩童訓身時似乎是讓神明的靈進入乩童的身體，因而人的自主意識退後，讓另一種意識作主，從而說出神明的話，不由自主的做出神明指示的動作。而在陰陽會的牽亡中，則是借身給亡靈，讓亡靈進入乩童的身體，讓亡靈借乩身說話，使亡靈得以和家屬交談示意。如此看來，人的身體像是一個通道，神明的靈與亡魂的靈都可以自由出入，借用人身的功能來進行一些鍛鍊或者與他人溝通。

四、情感觸發

法華山的超渡法會最特殊的地方是陰陽會，尤其第一天的引魂儀式對於陰陽會而言，可以說是必要的前行。法華山的引魂儀式非常慎重，所謂的慎重是在於除了儀軌的唱念之外，還必須向一個一個亡魂擲杯以確認是否亡靈已然到來。引魂幡在引魂儀式中佔了顯著的位置，從頭到尾都在眾人前頭舞動，它輕飄飄的迎風飛揚，像極了家屬對亡故的親人一種捉摸不定卻又鮮明的回憶。於是筆者在田野筆記中寫到：

這引魂幡非常吸引我的目光，在整個場中，它有著最引人注目的顏色，正黃色的布幔迎風飄揚，七彩的幡蓋在陽光下閃耀，柔韌的竹子繫著幡，來回的飛揚，有如一種空中無聲的呼喚，聲聲的呼喚，柔和卻又鮮明的呼喚。²³

陰陽會時，面對著被亡靈附身的乩童，家屬們最常開始的問話就是：「你現在怎麼樣？現在好不好？你知道我們家現在如何嗎？」似乎陰間與陽世的親人依然彼此記掛著、惦念著，依舊希望對方是好的，唯有再次確認彼此的平安才能放心。

於是，最為常見的畫面就是乩童（亡靈）與家屬一同抱著哭泣，通

23 摘錄自筆者田野筆記〈2009 / 8 / 28 - 30法華山超渡法會〉。

常乩童（亡靈）會先認出家屬，握住家屬的手，或抱著家屬哭，哭的哀戚、哭的激切、或默默流淚，由於每個亡靈的狀態不同，因此顯現出來的樣子有的慈祥喜悅、有的虛弱無力、有的痛楚不堪、有的哀傷哭泣、有的急切激動。

這樣的哭泣充滿渲染力，它引動人們深層記憶中的某種情愫、情感和情緒。於是在理性來不及辨認區別之前，情感先走在了前面。乩童（亡靈）身體的痛楚與不適、明白鮮明而且強烈的展現在眼前，在這樣的場景中，家屬無從分辨亡靈是否屬實這件事，在強烈情感鼓動的張力下，不忍不捨的天性隨著乩童（亡靈）的哭泣聲而不斷增強。肢體的接觸、擁抱，讓這一切的模糊有了實在。往往還來不及問這個人真的是我的…親人嗎？情感走在了前面。情感真實的撩撥了心頭的某些情感記憶，某些埋藏的遙遠情懷。情感、身體與對話，讓深層的記憶有了宣發的出口。

筆者不禁思維著，這樣的場景肯定是模糊而熟悉的，不管是自己小時渴望媽媽的懷抱，或者他人渴求自己情感的慰藉，即使是路邊小孩的啼哭都能喚醒這普遍悠遠的心情基調，一種人類自過去以來共通的惻隱慈憫之情及思鄉懷母之感。

七月的陰陽會中，筆者在場聆聽了三天的幽明對話，深深感受到鬼靈雖無影無形，卻透過乩身而形成言語，牽動了存活於世的親人。親人的情感從來不曾因為陰陽兩隔而斷滅，而是如同無形的絲線，連結著已死去的親人，這樣的連結在陰陽會的現場中化為言語與肢體的展現。情感是一種虛幻之物，他必須有個對象，有個具體的東西，情感拋擲出去才有著落。或者可以說像是山谷的回音，當音波散發出去，觸到另一片山，而有了回返，重點是位在此時此地的此人他聽到了自身情感的回音。於是生者對亡者在暗夜裡千百回的不安與惦念終將在對話中得到了寬慰，如同搭起了陰陽界的鵲橋，產生了一種令生死兩相安的療癒功效。

五、神聖氛圍

所謂的神聖，在民間信仰中似乎並不是那樣的絕對或高高在上，

反倒像神聖中帶著人性，例如母娘在契子女的心中就帶點世間的母愛，子女可以對母娘訴說心事、可以請示疑難、可以撒嬌、甚至耍賴。而平日，一般契子女對於神聖世界或神聖的生命境界也不真的非常關切，每個人最關心的依然是自家生活世界中的瑣事，子女們為此請求母娘的指示、請求祂的庇佑。

法會的形成多半也是世間人們有所需求、有所祈願，所以應緣而生。陰陽會中常會聽到在場的師兄姊說著這樣的一句話：「請母娘作主」，在亡靈痛苦無助時，在生者哀傷難耐時，母娘的位置愈加顯著鮮明，象徵著子女的一種臣服、將主位讓給了一個比自己更高位的神祇，或者也可以說自己心中有了母娘作為依靠。簡單明白的一句話，安撫了在場的迷迷惶惶、哀哀感感的眾親人，甚至也安定了與鬼神溝通的工作人員，否則依漢民族的習俗，與亡魂的接觸必定是一種極大危險，但因仰仗著母娘神聖的靈力請母娘作主，才得以保護陰陽會的順利平安。

另外，法華山的神聖，對筆者而言是在某些時刻的一種特殊氛圍，最顯著的就是每次法會團拜後的接駕、送駕，還有母娘降駕。一般來說，法華山的法會氣氛並不嚴肅，可以走動、可以說話。只有這些時刻（接駕、送駕大約十分鐘），才是眾人靜默無言的，筆者略加描述如下：

接駕、送駕，這像是法華山最肅穆的時刻。送駕時，所有的人恭謹的跪朝一個空蕩蕩的走道；接駕時，溫堂主持香向著殿外虛無的蒼天。一樣的景物，一樣的空間，那空氣中卻瀰漫著說不出的氣息，那時刻的我，雖是佛教徒，卻也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的戒慎小心。那條從聖殿的母娘尊駕前延伸至殿外虛空的通道彷彿有了防護罩，在虔信者的目光中，在契子女的心願中，編織而成。我害怕自己干擾了那份虔敬，而總是慢慢地、輕輕的移動。

有一回堂主接駕持香跪在殿外，手持相機的我，專注於堂主的身影，四周靜悄悄的，信眾們跪成了一片，只有鐘聲與鼓聲迴盪在耳際，走出殿外想換角度照相，卻始終不敢穿

越那條延伸出來的無形通道，我只得小心翼翼的走下好長的階梯，下到廣場，看到有人通過，沒事。於是趕緊低頭快速穿越，再小心的爬上樓梯接近堂主。還是不敢靠近，只能拉長鏡頭，唉～堂主旁邊四下無人，我卻在一個空曠的地方東閃西閃的。法華山的殿堂如此之大，此時，氣息卻凝縮集聚在那一個通道上，溢向四方。²⁴

於是，筆者所感到神聖並不在觀念上神聖，而是現場氣氛的臨場感受。尤其筆者發現每一次送駕的時候，溫堂主跪在地板上，彎著腰、低著頭、拱著手的，他的身體姿態總比一般信眾更低，那感覺像是要趴在地上五體投地一樣，訴說著無聲的語言。對筆者來說，母娘與我並無特殊情份，但堂主的虔敬姿態卻彷彿烘托出母娘的神聖。說起來，筆者對母娘是懷抱敬意的，不是來自於靈感，而是來自於整個場域的神聖氛圍所烘托而成的。

陸、結論

道教認為修善者魂超仙境，積惡者必墮幽冥。超渡的作用是拔渡冤魂，冰消萬罪，和釋冤仇，各升天界，永脫沉淪。《上清靈寶大法》卷五十九說：

夫超度者，恐亡人生於中品，孝心哀切，建立普渡，廣濟六道四生，集茲殊熏，超升高品。²⁵

因此，在漢文化的社會中，一方面受到道教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佛教傳入中國後，在《佛說盂蘭盆經》中亦闡揚了救贖先祖亡魂的觀念，加之傳統儒家原本就極為重視孝道與祭祀祖先，於是農曆的七月成了一般普羅大眾與祖先亡魂打交道的時節。民俗中七月在一年（十二個

²⁴ 摘錄自筆者田野筆記〈2009/8/28-30法華山超渡法會〉。

²⁵ 《道藏》第31冊第252頁。參閱張澤洪著《道教齋醮符咒儀式》第177頁。

月)的時序中有著他特殊的地位與氛圍，因為只有這個月鬼門關是開的，陰界的眾生可以自由行動於陽世間，對於講求陰陽和諧平衡的漢文化思想而言，這樣的一種混亂狀態是具有威脅性，因此而在臺灣人的民俗中對於七月這個特殊月份也有著相當多的禁忌。

民間傳統的三官信仰中，地官專司赦罪，並於七月十五的中元節檢校人鬼功過善惡，因此不論是七月的超渡或中元普渡都有著雙重的意義，除了救贖先祖亡靈，超拔祖靈往升天界之外，同時也供養一切孤魂，避免他們於現世的人間作祟。

法華山的超渡暨普渡法會受佛道儒三教的影響，除了有著上述的傳統功能之外，還舉辦有陰陽會。陰陽會是法會誦經之外的重點活動，相當能夠代表法華山的巫覡特色。在陰陽會中，讓陽世的生者與陰間的親人對話，這在一般民間信仰中稱為牽亡，有多位的童乩分組同時進行，讓亡靈附身與生者互動，這過程中身體與情感的意象相當顯著，童乩的身體似乎成了通道，任由著神明或亡魂的來去借用，而家屬對亡者的惦念則透過牽亡的對話得到了情感的抒發與慰藉。

整個法會期間神、人、鬼同時呈現於壇場之中，由於超渡與普渡法會的重點在於亡魂，所以法會時眼前是萬餘張的亡靈牌位，耳邊是引魂及陰陽會時人們對亡魂不斷地呼喚。鬼魂的意象在七月法會中特別的鮮明，相對的也襯托出神明的靈力與威嚴，法華山在法會期間供請了比其他法會更多的諸佛神明，這種鬼與神的平衡狀態，不僅讓活動於其中的人感到安心，也象徵著整體環境空間中陰與陽的一種和諧安定。

母娘的神聖力量在以鬼魂為主的超渡法會中處處展現，祂讓置身於危險處境的童乩在牽亡時得以依靠，讓法會中參與的信眾安心，也讓法船上所搭載的亡魂(牌位)有了更好的去處。當然，就筆者在場觀察的親身感受而言，母娘的神聖是一種讓人悸動的氛圍，在法會開始接駕時最為顯著，於是向母娘接駕就像一種平安的保證，在「母娘作主」的宗教情懷中，信眾不僅在超渡法會時感到母娘神聖靈力的護祐與加持，也使得法華山的母娘信仰歷經五十年的歲月，至今依然香火綿延鼎盛。

參考文獻

片岡巖著 陳金田譯

1996 《臺灣風俗誌》臺北：眾文出版社。

王見川

2000 〈慈惠堂與張天師〉，收錄於王見川、李世偉合著《臺灣的民間宗教與信仰》，頁261 - 272，臺北：博揚。

臺灣淡南民俗文化研究會編著

2008 《民俗與文化第五期：普度文化專刊》臺北：博揚文化。

李豐楙、劉還月、許麗玲合著

1991 《雞籠中元祭祭典儀式專輯》臺北：基隆市政府。

呂理政

1992 〈臺南東嶽殿的打城法事〉，收錄於《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頁147 - 206，臺北：稻鄉。

呂明原

2007 《臺灣當代蒙山施食儀式研究》，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美容

2003 〈從民間造經傳統的神明經書來分析神聖性的塑造〉，收錄於盧蕙馨、陳德光、林長寬主編《宗教神聖：現象與詮釋》，頁20 - 49，臺北：五南。

林美容、鄭鳳嘉、釋念慧

2009 〈為母娘辦事—法華山慈惠堂溫滿妹五十年的宗教療癒與實踐〉，收錄於「慈濟人間與宗教療癒」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頁173 - 225，花蓮：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

林煜智

2008 〈臺中廣安壇的「小普科儀」、「中普科儀」及「大普科儀」〉，收錄於臺灣淡南民俗文化研究會編著《普度文化專刊》，頁89 - 154，臺北：博揚。

吳蕙芳

2009 〈基隆中元祭裡的主普壇〉，《東華人文學報》15期，頁221 - 262。

松本浩一

2008 〈中元節的產生與普度的變遷〉，收錄於臺灣淡南民俗文化研究會編著《普度文化專刊》，頁5 - 24，臺北：博揚。

洪瑩發

2008 〈臺南府城與安平普度儀式與祭品〉，收錄於臺灣淡南民俗文化研究會編著《普度文化專刊》，頁51 - 88，臺北：博揚。

黃進仕

1999 《臺灣民間「普渡」儀式研究》，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譽薰

2007 〈從高雄地區普度儀式論道教生死關懷〉，收錄於《正修通識教育學報》4期，頁177 - 218。

張澤洪

1999 《道教齋醮符咒儀式》，四川：巴蜀書社。

陳藝鳳

2007 〈從閩南訣術歌看民間召鬼文化〉，《語文學刊（高等教育）》2007卷5期，頁142 - 143。

陳省身

2008 《普濟幽冥：瑜伽焰口施食》，臺北：臺灣書房。

葉春榮

- 2007 〈關落陰與牽亡魂〉，收錄於「臺灣漢人民間宗教研究理論與方法」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頁197 - 230，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劉枝萬

- 1992 〈臺灣的靈媒 - 童乩〉，收錄於張炎憲編《歷史、文化與臺灣1》，頁99 - 108，臺北：臺灣風物。

劉還月

- 1993 《臺灣信仰小百科（靈媒卷）》，臺北：臺原。

鄭素春

- 2007 《道教、神仙與儀式》，臺北：商務。

蕭登福

- 1989 《漢魏六朝佛道兩教之天堂地獄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1995 《道教與佛教》，臺北：東大。

- 1996 《道佛十王地獄說》，臺北：新文豐。

謝聰輝

- 2008 〈基隆廣安壇普度科儀與文檢研究〉，收錄於臺灣淡南民俗文化研究會編著《普度文化專刊》，頁25 - 49，臺北：博揚。

羅臥雲

- 1996 《瑤命歸盤》，花蓮，法華山慈惠堂。

2009年法華山慈惠堂超渡法會相片



圖1 團拜：法華山慈惠堂超渡法會的起點在無極聖殿



圖2 堂主代表大眾至殿外接駕



圖3 堂主向母娘及諸神佛獻供



圖4 超渡法會壇場灑淨：七真靜坐殿



圖5 壇場正前方為母娘、全真七子、諸神仙佛、總牌位及供品



圖6 壇場側面牆上是要超渡的亡靈牌位



圖7 由誦經團帶領信眾誦經



圖8 引魂儀式於七真靜坐殿外廣場舉行



圖9 引魂後的擲筊



圖10 位於無極聖殿的陰陽會



圖11 普渡(1)：七真靜坐殿內祭祖



圖12 普渡(2)：七真靜坐殿、無極聖殿及齋堂普施祭品灑淨



圖13 普渡(3)：七真靜坐殿外廣場之誦經與普施桌



圖14 普渡(4)：普施菜桌置於齋堂



圖15 送法船暨牌位燒化



圖16 謝壇：2009年法華山慈惠堂超渡法會結束

幽明對話：花蓮法華山慈惠堂超渡法會田野記實與分析

The Chao-du Ritual's field on the spot report and
analysis of Fa-Hua-Shan Ci-Hui Hall in Hualien

HSIEH, MING-HSI

Abstract

The Ci-Hui Hall (慈惠堂) in Hua-lien has been flourish developed since year 1951 when the time it was prevailed. The belief of Queen Mother has been spreading very rapidly that there are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branch halls around the whole island and abroad to worship Yao-chi- Jin-mu (瑤池金母) nowadays. Fa- Hua- Shan (法華山) of Hualien, it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in 1961, is one of the branch halls of Ci-Hui Hall system in the early stage. The founder of Fa-Hua- Shan was Luo Huo Yun (羅臥雲) who had passed away, and the present host of the hall is Wen Mun Mei (溫滿妹) who has been serving Queen Mother in Fa- Hua- Shan for almost fifty years. In the past fifty years, all of the religious activities and rituals have been held by host Wen who alway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holding simple kiyonaga, which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Ci-Hui Hall since its set-up period, nothing much has been changed by host Wen.

The Lunar Calendar of July is a significant month to Han Chinese people, commonly known as the "Ghost month". Han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dead ghosts could intrude to human world freely in this month that they have been developed a various of taboos and important rituals, such as the "Ullambana" (盂蘭盆) of Buddhism, the "Chung Yuan Ghost Festival" (中元普渡) of Taoism, to be held in this special period to feed and comfort

the dead ghost in order to prevent their possible disturbance to human peaceful life. In the beliefs of the traditional folk customs of Han people, the dead ancestors and the rest of the other ghosts could be feed and comforted through the above two mentioned rituals which have been combined to release their souls from purgatory.

The “Chao-du Ritual”(超渡法會) will be held for a three days period which include items of “Tuan-Bai ” (團拜) , “Jie-Jia” (接駕), “Sa-Jing” (灑淨) , “An-Tan”(安壇), “Yin-Hun ”(引魂), “Song-Jing ”(誦經), and “Yin-Yang Ritual”(陰陽會). There are rituals of “Song-Fa-Chuan” (送法船) and “Xie-Tan” (謝壇) on the third day as well. The mixture ritual style of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the five plays of “Yin-Yang Ritual” has highlighted the significant of the primeval witch and wizard culture of Fa Hua Shan. “Ji-Tong” (乩童) play an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Yin-Yang Ritual” .As an agent, “Ji-Tong” lent his physical body to the dead spirit, to let the dead stay inside it. At this moment, the body becomes a tunnel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dead and the life. The communication bridge is then set up, so that people has the chance to interact with the under- world to fulfill their sentimental needs. Beside, there is strength of asylum formed in the holy atmosphere of the belief of Queen Mother that God disposes not only could protect the safety of the “Ji-Tong” when he is in the processing of the ritual to communicate the dead, but also able to send the dead to the paradise land of Yaochi.

Keywords: Ci-Hui Hall, Fa- Hua- Shan, Chao-du Ritual, Cian wang hun, Yin-Yang Ritual, belief of Queen Mother

臺灣文獻

第六十一卷第四期